固始縣志

十

DS
793
H52K765
1786
v.7

LIBRARY
OCT 15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邑令武進謝聘修

祠廟上第十

社稷壇

在西門外一里餘

月令　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陳氏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

賈公彥曰勾龍生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

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
山堂攷索曰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
土則社與稷固不可分宜合祭
舊志壇制東西二丈五尺南北二丈五尺高三尺一
成用營造尺四出陛各三級繚以周垣四門朱色由
北門入壇南正中立石主一去壇二尺五寸露圓頂
餘埋土中壇西北隅設瘞坎一成甃砌東向寬四尺
深三尺兩面係踏道上下神牌高二尺四寸寬六尺
座高五寸寬九寸五分朱漆青字書縣社縣稷之神

臨祭設於壇上向有神厨三間宰牲房三間在壇西

庫房三間齋宿所五間在壇東圯廢已久今就遣行

事

雲雨風雷山川壇

在南門外一里許

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飌師雨師以血祭祭五嶽以

貍祭祭山林川澤

唐書天寶五載詔以雷師與雨師同壇

明史洪武初年禮官言風師雨師之祀見於周官後

世皆有祭唐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宋元因之然唐制各以時別祭失享祀本意宜與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為一壇春秋專祀三年詔以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為一壇與天神埒

舊志壇制東西二丈五尺南北二丈五尺高三尺一成四出陛各三級繚以周垣四門朱色自南門入壇立石主與社稷同壇東南隅設燎爐一座甃砌西向神牌高寬尺寸及漆字與社稷牌同書雲雨風雷之神居中境內山川之神居左縣城隍之神居右設祭

於壇上祭畢藏之城隍之禰

先農壇

在西關外二里許

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月令天子擇元辰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躬耕帝耤

光郡通志雍正四年令各省督撫轉行府州縣衛擇

東郊潔凈豐腴之地照九卿所耕耤田畝數為田四

畝九分立先農壇每歲仲春亥日各率屬員耆老農

夫恭祭先農之神祭畢行耕耤禮

舊志壇制東西二丈一尺南北二丈二尺高二尺一寸一成四出陛各三級繚以周垣三門朱色自南門入壇北建正房三間東西配房各一間壇東南隅設瘞坎一成西向寬四尺深三尺東面作踏道上下神牌尺寸與社稷牌同朱漆金字書先農之神祭畢供設於正房之中耤田距壇南二十步爽神路東西雍正四年奉文如式營建神室三楹兩房二間門樓一間耤田如其數乾隆三十一年知縣陸元[illegible]重修

關帝廟

一在東關一在西門內一在北門外

先郡通志順治元年定每年五月十三日祭九年勅

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雍正三年勅封關帝三代公

爵曰光昭公曰裕昌公曰成忠公製造神牌供奉後

殿五月致祭外定於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乾隆

三十三年奉上諭加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其

官建祠宇秩在祀典者並依新號敬設神牌以申崇

奉

城隍廟

在西門內明知縣裴思明建正統十年知縣陳義脩
正德七年通判閻秉初重脩崇正甲戌年知縣葛逢
夏增建漢蓋明禋坊
國朝康熙二十一年知縣吳欽構於廟後指官地一
區二十六年知縣楊汝楫重脩後殿二座於街南建
戲臺一座雍正十年甘曰廣奉文重脩
葛臣曰事物紀原云秦功臣馮尚夢感於漢高祖曰
奉天帝命與王領城隍陰事故自漢以來遂為天下

通祀明初承先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年六月又降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間雜神道廟宇俱如公廨設公座筆硯如守令造為木主毀其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如之新官到任俾其與神誓

邑令楊汝楫曰按城隍為漢將軍紀信明太祖封忠祐王領固始縣城隍事今鄉中有廟三一在朱皐一在期思一在高廟西北

先郡通志明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

國朝順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祀城隍之神令各郡縣俱以五月二十八日致祭

國朝包談紀將軍城隍祠記將軍姓紀諱信楚之急圍滎陽也將軍謂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漢王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被甲楚軍四面擊之將軍乃乘王車令馳呼曰漢王食盡請降楚軍聞之呼萬歲畢之城東門覩漢王乃間得從西門去項羽問將軍漢王所在將軍曰漢王已得出矣羽因此燒殺將軍後漢

王誅羽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大封功臣亦及將軍
亦不聞封將軍後或者議漢少恩云後千八百年明
高帝與陳友諒會戰鄱陽湖急有韓將軍成者遽如
明高帝衣冠倉卒投水死敵軍聞之大讙呼畢賀明
高帝因是擊之遂殲之天下以定明高祖初廟封韓
將軍高陽侯當功臣第一異時封將軍忠祐王廟食
玆土此將軍封爵之始也將軍固不及漢封然觀漢
封功臣百三十餘人不三四傳大者以逆誅小者酬
金酒酸除國無有能訖漢世者矧至今哉將軍特絕

續於千八百年之後赫然復耀於漢初誠異數矣然余按史諸功臣封蕭曹絳灌之屬灼灼著人耳目前者勿論酈疥數將兵功未嘗侯徒以其父食其封高梁侯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楚下滎陽生得苛欲用苛為將苛不肯遂烹苛漢封苛子成高京侯然則其父死事子得襲侯漢爵賞明甚且苛於滎陽死於將軍將差期月不宜獨遺封將軍且中年侯舉父聖雖始從漢起兵然因高祖微時有急給一馬故得侯蓋代死之誼不輕於一馬明已漢何以遺將軍也或云

曰高祖功臣年表有紀成從起兵戰死好時間漢封
其子通為襄平侯今紀傳亦不見所為紀成者疑名
字與將軍近殆將軍耶死好時者將軍秦州人因謬
相及耶史漢傳名字志與表多不相應而史疏愈甚
平原君之子使匈奴中匈奴無禮罵匈奴而死太史
公自言與余善者初亦不記其名其他跡闕又何怪
耶雖然漢之封不封未可知也以將軍之生氣不可
磨滅再發而為韓將軍成明高皇帝封韓將軍食汝
南封將軍食固陵所以重慰韓將軍之魂也而亦以

敬明將軍之前教凡以倍勸忠也故由將軍之作忠已倍爾亦何計漢之遺封與否乎祠成宜記久矣闕而無録衆雜然曰獨宜先生為之記余謹曰唯唯遂為之記俾刻諸石

力行按紀將軍四川廣安人故宅在順慶府西充縣有廟又以為秦州人墓在甘肅秦州西山西趙城祠後亦有墓意忠臣各借以為直河南滎澤有祠甘肅蘭州有廟元耿仲明為之記相傳以為蘭州城隍神宋加封忠佑衛曰國爾忘身實開漢業明太祖封將

軍忠祐王領固始縣城隍事固知忠義之神咸[illegible]

耀在吾邑尤多靈感云

文昌閣

一在儒學東康熙二十年知縣梁欽構建二十八[illegible]

知縣楊汝楫重修一在城東大河岸知縣吳梅[illegible]

燬康熙三十三年知縣楊汝楫重建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

春秋文耀鈎云文昌宮為天府

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illegible]

以成天象

光郡通志近世以宋封梓潼英顯王當之神姓張[illegible]
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為立廟歲以二月三
日生辰致祭

魁星樓

舊在儒學東南知縣楊潮觀改建於東南城上

火神廟

一在東關站馬巷一在金波池前

周禮夏官司爟凡祭祀則祭爟註報其為明之功禮

元馬祖常南嶽廟碑記五嶽鎮五方之地而各神於
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
南嶽之墟距國治計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
宜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
形流行蕩摩又豈閡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誒
扎磅礴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
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
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嶽且辱宗伯之職矣知
典禮咸秩無文嶽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厲

禁非民之所得禮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所
雖謹而不用凡山林鄉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御人
得祀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
所願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有匯天子歲時遣使之
位禱又不爽於理禁廟無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
上者又忍不困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
廟尊宥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為材庀徒百工並興
舊者入貲宴者奏技益聚嘗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
□□□□今聚年七十矣衣結□履北上京師繪

廟之圖介昭功萬户總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
管王珪拜馬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攷廟屋
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門為寢
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滋
水植蓮客來游者憩息有亭東為石虹周為繚垣對
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
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愛敬者也既來請文夫何
讓焉乃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太平
之樂愷也詩曰南山隮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

神君降兮水渚幢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
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芼來
連舞兮樂予廟翼翼兮于趨載擊鼓兮問年秔盈疇
兮秫盈田富壽愷兮報感熙白令茲兮樂民時為茲
邑兮孔休神福汝兮惠來牟汜布濩兮霈四海充無
垠兮神威在

馬祖常南嶽廟詩往歲曾髙眺今朝又漫來山禽鳴
獨樹石壁漬荒苔水淺沙痕亂天低雁影迴春風吹
山髮有酒且斟杯

龍王廟

一在縣北隅一在史河東一在北廟集與龍[illegible]臺

迎河集金龍口俱知縣楊汝楫建

光郡通志龍神之祭古無明文然祭法云能出雲為

風雨者皆曰神龍四靈之屬能為雲雨亦神類也唐

開元二年詔祀龍神大觀中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

國朝雍正二年

勅封四海龍王之神五年令各省建廟奉祀乾隆二

十四年禮臣議定春秋仲月辰日致祭

大王廟

一在東關臨河一在張莊集南一在龍潭新開河口俱知縣楊滋楫建

明徐渭集云王姓謝名緒宋會稽諸生隱金龍山白雲亭素有壯志宋鼎移王晝夜泣語其徒曰吾將以死報國其徒謂先生之志果難挽矣歿而不泯將何以為驗曰異日黃河北流是予遂志之日也遂赴水死元末明太祖與元將蠻子海牙戰於吕梁元兵順流而下我師將潰忽濤驚浪湧河水北流過截敵舟

震動顛撼元兵大敗是夜太祖夢一儒士披幃語曰余有宋會稽謝緒也宋亡赴水死行間相助用紓宿憤太祖嘉其忠義詔封為金龍四大王金龍者因其所葬地也四者因其生時行列也

先郡通志明時各府州縣皆建廟以祀國朝列入祀典

土地祠

在衙署前

先郡通志土地之神即古之所謂社神先儒謂里社

則祭一里之地州社則祭一州之地侯社則祭一國之地王社則祭天下之地禮運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鄭注云社土地之主也其稱蓋本於此

倉神祠

在倉前

星經有天倉六星天庾四星天囷十三星

漢書天文志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即倉神也

獄神祠

在土圜中

漢書范滂傳滂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

祭皐陶

晉書禮志故事祀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為按虞書皐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於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

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馬神廟

在大有倉後

光郡通志馬政為國家要務故古者重馬祀馬神有四周官春祭馬祖天駟四星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也秋祭馬社始乘馬者也冬祭馬步乃神之災害馬者也隨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明併諸神為

一宣[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

輿[illegible][illegible]卜鹿飲所在皆祀之

八蜡祠

在西門外二里許正殿三楹廂房二間康熙五十九年知縣李為度建乾隆三十[illegible]年知縣吳翼仁脩復建前殿三楹門樓一間四十一年署知縣程杰重脩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

周官籥章國祭蜡則吹豳擊土鼓以息老物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孔頴達曰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其祭黃衣黃冠

葛臣曰按八蜡鄭元所叙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為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觀郊特牲謂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亨農及郵表畷禽獸陳祥道以迎猫虎為禽獸屬者是神牌曰先嗇之神曰司嗇之神曰百種之神曰坊之神曰水庸之神曰農

之祇曰郵表畷之神曰猫虎之神

光緒通志祀八蜡禮元明皆闕我

朝乾隆十年廷臣有議脩復以禮雖始於伊耆而流傳既久後人多以五行之說附會荒遠難稽奉

旨停罷但聽及府州縣舊有廟祀之處春秋報賽順民俗以行事而已

邑厲壇

在北門外一里許即漏澤園也

左傳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禮記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為國立五祀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舊志壇制周圍八丈四尺前出陛三級南深六丈三尺北深一丈二尺東西各廣二丈六尺繚以周垣前立門額厲碑題曰本縣境内無祀鬼神

虞士師祠

在東關祀虞士師臯陶

舊志臯陶向無專祠僅列名宦康熙二年知縣包譔具詳創建兼設祭産以供春秋二祀康熙二十二年

知縣楊汝楫重修

國朝包韺建臯陶祠記固始為古蓼國今縣北七十里有蓼城岡高陽氏才子八人庭堅封於蓼實為臯陶或曰初封安今析商城是也然陶當虞夏之日先益稷陳謨帝歌獨陶颺之帝讓禹禹推賢唯陶及禹即位薦陶於天授以政將為後禪而臯陶卒即陶無緣去帝左右就封或曰以臯陶卒帝封陶之後於英六非臯陶也或曰六即蓼也英地闕不知所在或曰先英後改為六然臧文仲聞六與蓼滅而興忽諸之歎是

二國明矣春秋書齊人徐人伐英氏又自別有一英漢英布是皐陶後以英爲氏六人後封九江王都六六爲陶故封無疑然則蓼與六與英皆爲陶後帝皆封國以志不忘陶正猶凡蔣邢茅胙周公之允而成王封之所以答周公之有大勲勞於天下載奉明祀不獨魯也又知蓼與六與英雖故别封然疆域就近者即其爲楚次第殘滅可攷也然則封蓼止當言陶後不當即言陶何言庭堅封于蓼乎陶應受封又不可去帝左右以就封或令陶後之國正猶周公留相

周不之魯然所言魯太廟必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
乎後必周公之魯也必周公之魯則其言皋陶之祭
又何疑也或者曰唐虞五臣皆有天下或在身或在
其子孫而陶後嬴秦祇二世將無明刑之效歟揚[illegible]
為廷尉不拜曰三后成功唯殷於民皋陶不與蓋文
之也不知伯翳之後一為趙一為秦趙自造父賜趙
城名嘗顯於諸侯間卒為強諸侯者百七十年秦[illegible]
蒙趙氏而秦始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而[illegible]
有天下其精氣振暴之盛未有若斯者也迨楚漢[illegible]

布猶以縣徒稱孤南面而都故六所為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豈可曰明刑之效獨有異也然則皐陶宜百世祠祀不廢且蓼建國千五百年自唐虞以綿於周載其膏雨溉於蓼之民從未有君國若斯之久者也故皐陶為宜祀而蓼之民闕亡其典亦非所以報民尊君親上之義也余謹擇地於東關郟闕堂楹數立神主春秋以時報饗焉禮曰天子諸侯祭因其國之地而無主後者余下吏方古猶小侯例得與祭唯皐陶祠成為文以記之

國朝楊汝楫臯陶祠記　固之祠臯陶禮歟曰禮也昔先王定祭法法施於民者則祀之臯陶明刑弼教垂型於後世無盡何獨於祀而靳之或曰為其後者則宜祀而臯陶初封安又封其後於英六今固之祀之何也曰固古蓼國地邑北有蓼城罔可據已史載楚滅六與蓼臧文仲曰臯陶其不祀乎則固為臯陶始封無疑獨前令包芝崖建祠記引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謂周公之魯無疑臯陶之蓼亦無疑噫祀論當否拜不必以至與不至為辨也祀之者必推其功德所

自始為迟以貽楷模而風來世不然即美輪美奐如
釋氏招提遍四海亦淫祠已耳世有梁公其人豈能
不憤而毀耶夫古今道統一脈闡自虞廷禹言皐陶
邁種德諄諄冀帝念功可謂推之隆矣及帝命作士
而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旨哉斯言誠萬
世人君之龜鑑也迨告禹知人而中以兢兢業業為
要嗚乎由帝王以至士庶人惟此敬之一念可以脩
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今觀皐陶謨詞雖簡而意切
内之為聖者此也外之為王者亦此也善哉孟子之

言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是上接堯舜之傳下開湯文孔子之緒任重德宏非僅勳伐爵位冠一時光耀來許者可及矣後之為君者即令萬國俎豆猶不足以報當年而奚以固之一祀必傳會勉強謂至其地而當祀倘不至其地而遂不祀耶乃固之祀亦有未盡善者余蒞任受事祇謁先師廟於名宦祠見前後雜沓中列皋陶於左噫以千古傳道之聖吾夫子所淵源而承之者也竟令居宮墻之偏且與後來諸令長或賢與不賢未可知而一室合享揆之先師於

昭之靈亦必有慊然不安者而千百世下褻越冒昧之罪又烏能辭哉且孫炎敖霸佐也以封於期思後世尊之尚有專祠祀以崇陶與孫叔敖較其相去為何如者而猥以後世名宦之字加之千古聖人可乎不可乎余思所以專而祀之以明尊崇古聖之意適邑之東郭有古蓼灣前邑乏崖曾創一祠而未竣其事余捐金建正殿三間廣廡廊如也飾厥像而春秋特舉祀事較在名宦中長哉以安慰聖王之道亦有賴斯以明者蓋帝歌陶逸語語可論為銘不待言已

踵說云與其褻不善寧[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位人[illegible]

爲宰者尤不可不凜凜佩之也祠修於康熙三十三

年之六月成於本年之季秋雖不能宏濶壯麗而

就美然藉是禋祀維虔聊無倍祭法遺意而至於褻

不至褻非所論也況乎圓其遺地耶故曰禮也非[illegible]

也

期思伯祠

在期思鎮祀期思伯公祖祠茲康熙三十四年知縣

楊汝楫建乾隆二十二年知縣陸元鼎重脩歲久漸

記乾隆五十一年知縣謝聘移建學宮備致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家語無句字魯人志稱有命儀

唐書禮樂志開元二十七年詔贈公祖子之期思伯

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二年詔追封孔子弟子期思伯公祖句茲即墨侯

先賢公祖子祠移建碑記

自昔賢哲挺生求其比肩隨踵曾不多覯匪百里而近有持出者則千里而遥得一人焉後世溯其里居艷其流風餘韻未嘗不低徊諷慕想見其為人土民

曰高山仰止邪之人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俾習學觀
禮於是思古人而興楷貽令聞於無窮則匪特以治
行文章繼美玆邑庶幾無墜前人功而竊願爲後起
者勗之也知固始縣事謝聘誌同里後學祝雲棟書
丹
碑既訖工　楚相孫公碑亦同時蔵事本擬集夫輓運
兩祠涓吉建立既念其地距邑稍遠恐鍵閉偶弛無知
村童劇劃字蹟殊非鄭重本意爰留置　學宮内以期
完善垂諸永久　六　謹識

丁孝子祠

在西關

舊志丁蘭向無專祠康熙二年知縣包韺具詳特建無置祀產以供春秋二祭益覈其母墓在茲一靈相依孝思勿間也

余纘菴舊志葛臣云漢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像朝夕定省事之如生後鄰人張

妻從蘭妻借所有蘭妻跪禱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以杖敲其頭蘭還家其像不懌妻告之故即擊張叔吏捕蘭蘭辭像像爲垂淚邑縣嘉其孝通神明奏之詔圖其形臣按方輿勝覽丁蘭陳州人一統志蒼梧人岑溪縣有丁蘭山丁蘭村又寓居宜城南漳縣有刺木谷河南通志西華縣有丁蘭臺今固始縣有丁蘭木母墓意賢者各借以爲重豈皆其所游寓歟

吳王廟

在縣南獨山上

舊志按廟記作者名偉而失其姓記云獨山大王莫知其為何人偉因閱五代史至梁王景仁傳云景仁初名茂章廬州合肥人少從吳王起淮南後與王子渥不協歸梁梁末帝以景仁將攻廬州軍過獨山有吳王廟景仁拜泣而去始知祠乃吳王楊行密也

岳王廟

在東關臨河

光郡通志按宋史紹興十年王為太尉遣王貴牛臯

[illegible]

[illegible]姓者路沿[illegible]砂金[illegible]

兒苟姓爭挽車牽牛哉[illegible]以[illegible]頂[illegible]

侯者究淵道路[illegible]汝兆等[illegible]祀之

忠節祠

在儒學東明嘉靖二年知縣[illegible]奉勅建

忠節公傳公姓許氏名逵字汝登世爲汝寧[illegible]

武宗朝爲山東按察僉事遷江西副使時寧[illegible]

濠之使降公不屈而死都御史臣守仁疏其忠[illegible]

宗登極詔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遣官諭祭立祠[illegible]
國始各立廟歲時致祭
明方仕祭許忠節公文略惟公與樸金爾同登
第同方[illegible]自髫年以至壯歲心期期待共賢良遇
諸公之志足稱君子之強初年學政而稱善節[illegible]
熟于方張繼擢憲僉而副憲大發風采於[illegible]
豪之崇不執每先事而為之防限權力之非[illegible]
訓[illegible]之[illegible]首[illegible]公由公氣[illegible]剛[illegible]氣[illegible]
雖[illegible]以[illegible]伏公不[illegible]出[illegible]鷹揚賊[illegible]膽落其敢

畧用垂不朽按狀公諱逵字汝登姓許其先汝寧固
始人曾大父諱子誼大父昂父寧母王氏生公甫成
童即為文不凡正德丁夘領河南鄉試戊辰登進士
第明年授山東樂陵令樂陵故敝邑公時年且少而
才能恵愛同輩莫及民用德之辛未流賊起所過無
不殘燬公設險置伏屢摧其鋭賊畏不入境武皇帝
嘉公功晉山東按察僉事備兵武定州公拜命益嚴
戰守之具指畫方略人莫之測後賊攻利津德平兩
邑公率衆與戰皆捷由是賊就勦滅者公之力也今

頌在破賊安民碑丁丑陞江西按察副使時寧邸宸濠潜納叛亡将舉大逆公數㩳其隱于當事者不果行再踰年宸濠叛以威脇公公以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對宸濠怒執公及都御史孫公遂遇害於恵民門外時六月十有四日也秋七月江西平督軍都御史餘姚王公重公死難疏其忠於朝今上即天子位論功釐弊乃加公贈謚如左遣官祭葬之命有司祠之又廕其子場為錦衣正千户予来治公邑之三年竊慕勲節思慰忠魂以貽後士巡撫河南都御史何

公謂公死國無媿古人雖名播史書與天壤俱敝[illegible]
固始本源之地不可不祠乃下劄屬予予曰嘻此[illegible]
夙志也遂卜文廟之東若干畝木石甓用鏹[illegible]之[illegible]
一不煩民民樂成之自肇事至竣功凡旬月為祠[illegible]
有坊中有堂東西有廡後有寢室室有公像歲時[illegible]
祀維謹噫後之為人臣者其孰從而法之視諸公[illegible]
已矣後之為人臣者孰從而知之視諸祠而已矣[illegible]
宜銘曰昔在武皇齊民弗良舞兵於潢公起一[illegible]
以制逆賊用敗績武皇曰噫爾才孔奇藩江之[illegible]

乃弗靖于天之命粤覩僥倖烈烈精忠氣吐如虹[illegible]
抗厥兇公旣被執慷慨弗屈以完大節蠅蚋師跡[illegible]
乜無知恐嚗公屍平原太守千載不有公宎其後[illegible]
吰文山公嘗纂旃竟執其賢公為國死國有謚死[illegible]
世其子有碩寢堂遺像皇皇萬世之防維嵩崒崒[illegible]
流汨汨公名不沒我人有思拜此新祠嗚呼噫嘻[illegible]
刻

明呂柟許忠節公墓誌銘予嘗謂天下之事姦巧者
釀其禍忠直者嬰其敗自古及今其執一揆則予[illegible]

懲節公之死未嘗不痛恨而流涕也當正德丙丁之
間侫倖說邪竊柄納賄羣臣半與交通蒙蔽武宗於
是寧藩宸濠私竊其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據有
其財上賂要寵錮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
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
公曰寧府果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
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為盜數也方今權臣既
難於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翦盜則財困財困則賄
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甚

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己卯宸濠滋横迫脇撫鎮
保薦賢孝逆跡已露臺諫論劾詔差都尉侍郎中官
往問且宣諭焉宸濠惶懼六月十三其生辰也自巡
撫孫公德承以下具幣入賀因太饗之明日諸官入
謝宸濠遂反颺言曰太后有旨名我如何孫公曰無
出旨以示衆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
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
曰我不能殺許逵[illegible]天子還能殺汝
特先後問耳[illegible]

曰逵疇昔之言止謂有今日耳遂俱遇害於惠民門
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而容顏猶如生秋
七月提督軍務餘姚王公伯安克復省城其部下知
縣王冕及一巡校生得宸濠于鄱陽湖中以獻王公
於是省城內外民皆素服哭奠於公柩哀如父母王
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今上即位論定功
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贈公祖考皆如其官祖母蕭氏
贈淑人母王氏妻楊氏皆封淑人蔭其長子瑒為錦
衣衛世襲正千戶嗚乎若使公職司內廷必能討黜

權臣制宸濠於未然不然即翦盜計行豈惟可寢其反下而數萬生靈之命上而九重南征之役皆可免也於戲此予於公之死所以深痛恨而流涕也初都諫張元傑曰許汝登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封而內無簡書以漢卿觀之寧邸其殆有變乎汝登其殆為文山乎未幾果然則公之志蓋已具矣、

年二十六與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期月即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齊彥名飈起蟻聚[illegible]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濬城隍貧富差公

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大衄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薦其才武宗起陞山東按察僉事備兵於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猖獗自陝以東横行而武定城圮隍閒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齊楊寡婦以

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騾馬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店一鼓盡勦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趙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乎劉齊之盜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心有同不同也嗚乎若使公官在內廷而有專職將天下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之生風骨秀異不

長啼哭及數歲就外傅即能誦詩習禮如老成然則
忠節之事蓋以其性之所愛學之所得歟司業郭价
夫曰公之死忠乃其數定非臨難倉皇而委之無可
奈何者果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曰賊公
之死可謂國之光而臣之防矣果哉公死難時年纔
三十六歲生丈夫子三人長即瑒次琉璲皆國學生
女二人長字余縣人之子藻次字沙監生之子汀瑒
博學而有聰識既嫠公號泣六年而後就瘥及登學
衰謂余曰吾父如此死而瑒今乃冠帶哭不能御是

予視之隨淚曰公有其後哉然後知天於有道者固不薄也葬在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墓在邑南杜家岡銘曰星斗有政天夜亦明川流山峙地道斯章國無忠義亂此綱常禽獸食人於何不喪當被奔潰貴高無王烈烈汝登生獨異常羣雌獨鳳碧梧桐鳴若千頃波如百煉鋼知樂陵又討齊劉亡文武不具胡爾咸成如火之熱如冰之涼勉者有悔巧者務名結纓仲由罵賊眞卿斯風久淪非爾孰揚惟天有神惟地有靈爾後必熾我銘斯皇

河吳國春許忠節公全集序跋吾鄉先賢忠義之言
者也公盡節江表其精忠敵天壤昭日月庸夫豎子
莫不知之矣春童年時不得見公之著作佩公之志願
每以誌恨然私竊嚮往之及稍知義理問諸長老言
公自初神異以忠義自許蓋天性也及長益一任之
敬其遺詞吐句無不洞合天人根極理窟歷觀詩書
與尋文丞相等詩及語錄可概見矣即以澹欲一言
論之嗚呼功名富貴妻子之謀皆欲也以理視吾身
吾身亦欲也公當盡節時見此數者曾不一置胸中

者豈不直濟欲且無欲矣時歲壬午公之孫頴淮君以是集示余余請剞以傳頴淮君尚遜謝焉余曰是數之作孰重於是且使天下知公之節非慷慨於一時直根於學問之淵源也頴淮君諱鄯雅抱粹氣克祖風云

明渚敦復祭許忠節公文嗟嗟天地間幸不為異類孰非嘗身殉綱常者顧當幾不能早見臨難一不能全節甚者反面易辭屈身忍辱委瑣卑鄙曾狗彘之不若矣迷稽往牒如我公之精忠大節扶皇綱正人紀

千古不磨者能幾人哉公之起家也由名進士筮仕
於山東之樂陵值逆瑾就誅盜賊四起齊魯之墟無
堅城公運籌紆畫一鼓驅除殲廟嘉公功擢公本省
憲臬才品勳名冠於天下至今鄉父老競侈談之寧
賊搆難端倪甫萌惟公先發使其說得行則勦除戡
定之功當不費一鏃一矢力而江右之民安堵矣惜
也天欲以完節付公當道者再四沮止乃遂倡明大
義厲聲奮呼罵賊千言從容就死當其時江山改色
星日晦濛固已足以褫奸雄之魄而蕞舒海內忠義

豪傑之志氣矣無幾天戈所指逆賊授首鯨波不作
宗社安於磐石孰非公之忠貞精誠有以激發而默
佑其成功也哉敎復髫齔時從先君子談古今節義
事輒嘖嘖以公為稱首心竊嚮慕及為諸生遊歷下
謁公行祠瞻挹欷歔徘徊不能去歲丙戌叨補固邑
則公梓里也得以瞻拜廟貌眺望邱隴與公之子孫
遊聞公行誼卷則愈切高山仰止之思今六月十四
日實公抗節日也會天子念公忠推恩晋公嫡長孫
錦衣階加賜飛魚服山河帶礪先後焜煌公之[illegible]

朝廷與夫朝廷之所以褒錄公者均出尋常萬萬矣萬世而下仰公忠節知有君臣之義公凜凜其若生也吾謂公為不死視夫苟慕一時遺臭千古延及子孫人且目之為姦邪諛佞之後擯而不齒其死也多矣孰得而孰失耶敦復等猥以末學叨職玆土仰忠魂之如在慶天寵之有加用藉絜酒之微聊伸景仰之懷惟公其鑒歆之尚饗

明何景明樂陵令行山東郡縣七十二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

將不汲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蘂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四十餘城見賊走抗賊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汴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見大復集

明湯懋昭清遠驛哭許忠節公詩并序湯懋昭字日新臨川西塘山人也以書經為臨川縣生員許公初至臨川叅按院懋昭以平盜策干許公曰擒賊先擒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闌剎剎至窮卒神奸裂正德己卯秋六
月十四日露臺拱兵蜂梟氣咤勃孫公不保猖狂
生呼可殺許公拂帶起罵賊上指髮嗚呼狗鼠輩碎
此鸞麟血小子時卧疾驚變走臨決望見惠民門巷
哭相填塞風沙晝昏皇天地忽翳鬱但見高竿上英
雄首雙揭一旦殞忠良一慟氣崩絕急往撫公尸青
蠅未飄撇孫公有眷屬許公真孤子立誓分應死骨
肉先歸別獨遺一小奚驚遽但咄咄傾身出料理承
以扉扇潔肩領血糢糊流涕吮以舌衣被前見掩香

燭瞎移設中有僞丞相故亦惜忠節本用文字知夜半往尋謁僞相色悽沮但道難中輟獨可褒二公并觧羣羈紲次日天向晡僞令容收撤遺次累身首雙棺寄禪檝直須事平定故鄉歸洛越虎窟不可留跳身出城闉賊兵淌江上間道走饑渴日夕至清遠氣定轉心熱早晩天兵下丹青照奇烈

明王世貞謁許忠節祠詩朱邸翻然伏兵發少年使者皆獨裂建禮門前一腔血飛作彭湖斗間鐵義旗十萬橫江起怨有長虹穿賊壘一時縛纍如縛豕遊

王公知之乎許公奇之從遊孫章濠宮深難知其事
許公託昭以文字往来李士實宅稍得其情濠嘗以
大傀儡長三尺者賜士實士實與懋昭觀之懋昭笑
曰終是木偶人難提掇士實笑曰止要提戲人健昭
曰戲字虛邊有戈提之何用士實因問昭能篆字否
昭曰能因問寧濠字昭曰不可言寧則家丁見血濠
則水亭覆豬士實蹙然曰止可我處言之他所禁口
也每聞王春家羣賊演馬昭即往觀之告許公曰宸
不辰濠不豪速發之公死而反不成遲發之反成而

公亦死許公曰寧吾殺濠濠構我死而反不成亦地
方之利也會當事者慎重不肯輕發竟成二公之節
云二公首懸時昭走豫校尉家求引見王春乞首以
殯春不肯即走見士實其語不傳但見次日晡偽令
鮮懸聽殯耳因為棺殮付寺僧守之而去則賊黨阻
江上矣散髮夜至臨川清遠驛詩云許公桐柏姿顏
髯信英傑往從繡衣行徽文見賞閱遂陪豫章遊慷
慨及時蘖劉濞滿金錢淮南善交結借資入陽春緩
急待診察備知中底事勸公先覺發中丞故重事前

者人也生若兒豈[illegible][illegible]錫帝寵稠猶聞曲笑心未酬不令長孺寢運諱漢闕要掛吳王頭固始祠中柏色古父老椎牲考鍾鼓南有孫侯北有許令人扼腕悲

壬午

明趙南星哀許忠節公詞

人生竟當死不如死姱節休哉許大夫貞志明如雪遂使逆賊劍汚此國士血生為千夫特死亦萬鬼傑寸心亮不違生死詎云別

明李濂許忠節祠樂詞二章

旭日出兮扶桑纚旌旆兮飛揚撫長劍兮繡裳竊環佩兮璆鏘神之來兮茲

惟故鄉陳蕙殽兮桂漿豐豆俎兮中堂緪瑤瑟兮吹參差巫綏舞兮祝進辭懷佳人兮我心悲雲黯淡兮飄寒颸靈剡剡兮光陸離聊弭節兮慰我思迎神

神去兮何之天門兮逶迤驂赤虬兮導元螭雲軿舉兮予莫可追莫可追兮奈何悼往事兮涕滂沱天無二日兮不知其他正氣塞兮八極蹈白刃兮靡慼國維奠兮臣準植凛如生兮忠以直神所至兮敷德惠我氓兮登黍稷送神見忠節録

明許讚過許忠節祠詩叱賊聲洪徹上霄龍泉光焰

杳然銷三朝豐市風難定六月南昌雲亂飄宇宙叢

堂留此事綱常皎皎見孤標眞鄉先後同芳節高[illegible]

青山汶水遙

國朝包獻謁許忠節祠詩武皇無儲貳寧藩瞯天正公及

會稽公抗辭竟授命千載枌榆鄉祀典垂嘉蔭當公

宰樂陵稍遷倫武定孤壘抵賊衝形危睢陽併及乎

副江西頗擬得制柄庶幾淮南謀逆折汲黯性奈何

議牢姮成功不相並天欲頹流中借公表一勁千載

仰祠堂拂拭於神聽

三公祠

在士師祠後祀明固始令孔公貞會王公昌蔭時公敏康熙年間知縣楊汝楫建

功德祠

在西門內祀

國朝固始令梁公欽構

楊公祠

在縣治東

國朝固始令楊公汝楫公興水利邑民賴之

張希良躋堂吟序固始侯濟菴楊公德於其民遠近悅服相與歌而樂之邑紳士彙纂成帙率其鄉人朋酒羔羊登堂獻壽效豳風故事適余典試兩浙過閭其盛緇衣之好心有同然況光黃壤接仁風夙被斯舉也烏能無一言以爲之紀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啟沃之與旬宣任各有歸也若夫賢守令廣上之德溥下之惠維君與民托諸一身故親民之職自古重焉公以

盛世長才出膺民牧方其筮仕河西興學養士善政疊舉

聲名著乎遐方及分符固陵則刊論
聖諭整修黌宮建書院設義學勸課農桑盡力溝洫倉廩充實萑苻辟靖均里甲纂邑乘惠老稚抑豪強凡以敎養休息鼓勵甿隅上沛
朝廷之德意下圖百姓之安全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公德顧不厚哉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記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今公以仁心行仁政而民人相為躋堂稱兕殷勤祝頌可謂情志至而詩與禮具者矣至其鄰封

刊講
聖諭纂修黌宮建書院設義舘勸課桑盡力溝洫倉廩充實
祥符肆靖均里甲纂邑乘惠老稚抑豪強凡以教養
休息鼓勵廉隅上沛
熙朝之德意下圖百姓之安全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公
德顧不厚哉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記曰情動於
中故形於聲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今公以仁心行仁政而民人相為躋堂稱兕
觥勸祝頌可謂情志至而詩與禮具者矣至其鄉封

[illegible]莫不矣音以賡德化又易所謂入而後悅之悅而後散之者非邪樂聲音之道與治相通故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吾讀固陵之詩其爲聲也和以柔嘽以緩繁文而簡節殆本愛民之心感而發爲治世之音者乎

皇上綜核吏治宵旰憂勤無念不以惠元元美風俗爲亟一時長吏稱廉能者輒賜金增秩行將下輶軒之採晉湯鉉之班俾左右治平宣揚雅化則公之政與民之謡且播諸天下矣區區一邑云爾哉

他邑莫不矢音以賡德化又易所謂入而後悅之悅而後散之者非耶夫聲音之道與治相通故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吾讀固陵之詩其為聲也和以柔嘽以緩繁文而簡節殆本愛民之心感而發為治世之音者乎

皇上綜核吏治宵旰憂勤無念不以惠元元美風俗為亟一時長吏稱廉能者輒賜金增秩行將下輶軒之採晉鼎鉉之班俾左右治平宣揚雅化則公之政與民之謠且播諸天下矣區區一邑云爾哉

張希良重經固陵睹邑侯楊公所捐建學宮崇閣巍煥乃親行阡陌大興水利雖古循吏風無以過因為詩紀事

花縣重經類採風循良深喜見閒同春畦散綠通滴溢碧漢流丹起泮宮百廢俱興灰劫後一心常湛玉壺中從來吏治緣儒術誰謂詞臣罕實功

[illegible]力行救祭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illegible]患則祀
之吾邑賢侯孔公王公時公當[illegible]起固守城池
故有三公祠
國朝[illegible]民差徭設義學卹逃亡故有公德祠至楊濟
菴公盡心水利吾邑民[illegible]之[illegible]與學校
修邑乘真大有功[illegible]民最易
知感濟民牧者不能以實心行[illegible]政[illegible]令一二好
事之人強為衣傘立碑石生祠宜為

[illegible]世之所禁已余官新[illegible]時嘗恐絲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買穀石

平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報明傳止海[illegible]涉[illegible][illegible]以石為詳

豁廠租不能完納之[illegible]于墊鮮民稱[illegible]于商賈者倍

息皆嚴為[illegible][illegible]下令[illegible]降[illegible][illegible]一道[illegible]單法

案無留牘事步兵民下攻予等重[illegible][illegible]之見護府篆

取士子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邑人製

衣張蓋贈額以餞並刻告示於石余自慚病軀涼德

皆固辭留別士民詩曰曾記髫齡

賜蘇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雅舊宅姓氏禁衍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林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從今他人見之[illegible]
嵗眞荆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爲文母九[illegible]
疏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孝文象之度敬授民時[illegible]
藏於山殖物於藪宣藻川谷波障源涼漑灌坂澤[illegible]
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罩之利以懸[illegible]
國家家富人善優嗜樂業拭序在朝野無螟蟘豐[illegible]
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illegible]
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焉三章不別牝牡[illegible]
禹陽重藥五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illegible]

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霆堅禹稷不忘
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盟誓
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言
去不善如絕紒辟患害於無刑衛節高義敦良奇
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懸也生於季末之
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霧幽昏而照明其遺武餘生
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為列延國在朝廷其意常
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棺郭令
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

[illegible]也乎[illegible]王置酒以為樂
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抗慨商歌曰貪吏而
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
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
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
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
絜不受錢涕泣數行若缺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
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
忘亡臣社稷缺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

不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三九無祠國絕祀廢固
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一
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祀即歲遷長掖太守及
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
德允恭篤古尊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文
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矼枯稟乏賚
育葉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是忠表仁[illegible]
想孫君迺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illegible]
石銘碑千載之[illegible]記寫右期思縣[illegible]

大子字長都次子蘭卿次弟字仲陽次弟字外通次
弟字衛公次弟字劉卿乇績宗六父也孝伯子字文
缺亦不仕學治産於材壺亦有六男一女大子字壬
朗次弟字次卿次弟字塈公次弟字稚卿次弟字彥
卿次弟字少都乇材宗六父也世信一子相承季淩
文卿孝公乇缺壺一父別其高祖與材高祖父親兄
弟孫氏宗族別缺謚紀也
宋歐陽修孫叔敖跋右楚相孫君之碑隸額今在光
州延熹三年固始令段光為叔敖作廟所立昔楚莊

王朝而晏罷樊姬因言虞邱子之非虞邱乃薦叔敖代已而去楚國區區前有虞邱後有孫犿其內又有樊姬莊王雖欲不霸得乎左氏傳載為敖為艾獵杜預皆以為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此碑獨言其名饒未知何據髙棢改幣乃孫犿革故易俗之事左傳所云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亦是類也蛇有二首謂之枳首枳讀如枝亦曰岐首此云技首蓋是借用鼂錯倪寬史家亦用朝與兒字此以伍舉作伍舉以庭堅作霆堅豈古亦通用乎碑中以刑為刑以波為陂以拭為式以偺為贊以藥為黎以驂

為參以墨為默以郭為𢑭以長揄為張掖泉添水而為淶澤去水而為罪孫叔[illegible]

楚不以寶財遺子孫玉玦尚猶破之蓋李文子[illegible]

休之倫也云亡未幾妻子至於披褐賣薪楚廷[illegible]

左右大臣塗其耳而不聞卷其舌而不談慷慨悲[illegible]

感悟主聽乃一伶人爾豈樊姬已死而叔敖薦進之

士不逮虞邱乎三九無嗣者死相繼為三公九卿也

又盾聚嗜墨螟䘌塗還鱳即質聚游野螟處瑩遷鱳○又歐陽修集古録載後漢孫叔敖碑䟦

宋董逌孫叔敖碑陰䟦右孫叔敖碑陰此陰與前碑

皆延熹三年五月所作前云臨縣一載此云視事一

紀蓋以一紀為一年爾段光宦君子之鄉懷良輔之
美訪問耆舊博求遺苗卜擇令日興廟植碑招集諸
孫倡樂高會又以其雲来長幼之序仕學生産之寔
刻於碑之陰雖自譜其家者亦不如是之詳也績即縣字
兹即叔字謚即譜字○又廣川書跋載董逌孫叔敖碑跋
元李冶孫叔敖碑攷漢延禧三年所立孫叔敖碑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
楚楚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又云莊王欲加封
其[illegible]辭[illegible]消[illegible]楚[illegible]志亡臣社稷[illegible]叔敖碑社下有國而

二字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絶嗣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祐即歲遷長殘太守（按即歲二字據碑文增入）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祀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埊枯廩乏愛育黎烝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顯忠表仁感想孫君乃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又云福

祐期思縣興士熾如碑所言則是叔敖生於期思而其子孫居于固始也按後漢郡國志期思固始皆屬汝南郡志又曰期思有蔣鄉故蔣國又云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邱注引史記曰楚莊王以封孫叔敖子此自與碑相合然碑中前言卽其墓祠架廟銘碑後云福祐期思則此當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稱段君以固始令遷其郡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云云語句似不相貫按古文苑載此碑期思縣宰下注云段君蓋[illegible]太守之名以重縣宰之權張掖未嘗一任又顧藹吉隸辨云按碑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為立石銘碑[illegible]

蔿賈權為令尹與但為賈乃蔿呂臣之子呂臣繼子

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為楚郢人何得遂在期思

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蔿子馮杜注叔敖從子徒世守

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

人與見四書釋地

顧炎武孫叔敖碑辯楚相孫叔敖碑并陰八分書延

熹三年五月拓本此碑見於水經注言在期思縣城

西北隅楚相孫叔敖廟前然作文之人似不曾見春

秋史記者其文云叔敖為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

叔敖相楚莊王乃魯宣公時而曾閔二子魯定哀間
人當楚昭王惠王之世援後賛前已爲不順又云繼
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則大可異伍舉乃靈王時
人在叔敖後四五十年而邲之戰叔敖所斥嬖人伍
參即舉之父乃云繼其統何耶又云仕於靈王又云
卒而莊王封之按春秋莊王子共王共王子康王靈
王今反以靈王在莊王之前可謂目不知書者矣碑
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馬縟曰左傳宣十一年令
尹蔿艾獵城沂杜氏注蔿艾獵孫叔敖也不名饒見金

稱相當日為治之規夫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今盜猶取人崔苻之中也其可不與相之靈沮銷之耶若然又可聽風雨摧吾相先寘不安地耶

劉青藜漢孫叔敖碑辨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据碑固始令段因夢叔敖祭廟銘碑期思縣宰段光興祀立壇刻石銘碑似有兩碑今只存一碑中叙叔敖事多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秋賈子所不載者又或一事而有詳略同異猶可也別有所据也叔敖若

楚本虞邱相進之於莊王以自代其卒也亦在莊王之世莊王之後凡四傳而至靈王此最為易知者孟碑云生於季末仕於靈王卒後數年莊王置酒優孟乃言云云其乖謬至此可謂甚矣而歐公不之摘但以因碑得知叔敖名饒為幸董逌亦不之及但謂安順以後諸儒造為異說所紀諸名字為西漢所不道者皆不足信而已又云寢邱乃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廢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按孫叔敖子封之寢邱載於史記而呂氏春秋云

曰我死王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為地不利可長有也其子從之碑云叔敖子命如楚國不忘亡臣而欲有賞必如潘國下濕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正於史記呂氏春秋合此指摘者也廣川書跋引証辯駁最為精核其中正歐公者如華嶽碑之集靈公朱龜碑之討益州韓勑之名勅㽞之有兩崔敬嗣真足正廬陵之謬訛而此與歐公同一忽畧何耶又碑云固始令叚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碑而迺云

架廟堂屋以存其後亦與原文不合存其後自為一事非堂屋以存之也（見續金石錄）

楊汝楫重修楚相遺愛祠記讀史至周哀時列國割據動以借竊相尚說者謂周之無君寔甚然亦佐之者之非也楚介南服吾夫子不錄其詩蓋以春秋之例示貶云而孫叔敖為楚相虞邱子稱其多能無欲固遜位焉文苑載漢碑言有大賢次聖之質迭竪焉稷不能踰曹臧孤行吳札子罕之倫不能躋噫何揚之[illegible]無[illegible]詞[illegible]雖然論美術之[illegible]

使百姓無憾而夫子以仁可之蓋以功大德深非孟

區區一節可概論也況楚相於生民社稷其功有不可

及者納父老之弔虛也服羖羊之裘儉也改幣不從

君欲高梱默化民心且身死未寒而子即負薪矯矣

廉耶儔謂三月為楚相上下和合吏無奸邪盜賊不

起蓋由其以大臣之道自處而致君強盛有由然也

史之賤之良不為誣而期思之祀者何六國期思屬

楚相期思人也古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或其遺

意耶雖然生長期思祀之固宜乃清河白露之間比

氏尊崇如俗稱孫相公廟每春秋時婦子懽欣禱祀
不暇豈以相受封湯沐之地而明禋薦舉郎抑寢邱
之地如史記云尚鬼而謟侫不遑耶曰否固潘鄉也
下溼墝埆誠如相遺子之言第變墝埆而為沃壤奪
造化之權而宏爕理之事則功在天壤有不可沒者
清堪兩河引史滾灌如上閘中閘普惠均利等名今
猶彰彰即白露曲河故道雖湮口碑尚存傳稱載水
灌田民獲其利是今日之民之命即相所遺之民之
命也然不可祭法云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導川谷

陵谷遷徙之一世耶抑在萬世耶以開渠之處厘廿
棠之思誰曰不宜而況期思為生與卒之鄉乎前令
邑芝崖以祠荒蕪力加修葺雖秀藹之容不致露處
而風殘雨蝕漸不可問矣余涖任來捐金增飾為大
門三楹為饗堂三楹為正殿三楹為禪房四楹延僧
管鑰護贍田十四大畝垣繚以磚棟施以彩非以侈
大違樸素之心蓋以巍煥崇功德之報世有過故里
而問之者其覩廟貌而睪然思望俎豆而漠然式哉
王畯而敬誌之

楚相孫叔敖廟碑太常寺博士洪亮吉撰文署興安
府水利捕盜通判奉留西安城工測量銷算官直隷
州州判錢坫篆書
欽賜一品頂帶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督理屯田畢沅題額
隆古以来吾知之矣高畢甫形君與民近天子猶一
方之吏九重有並耕之説沾體塗足曰接於巍巍茅
茨土階不隅於攘攘憂哉上乎九紀以降五遷以前
惠民之實事歸於元首乎由周以来亢鋸益密闓

九重黔首不能歷其一繁露十二貧顧不能瞻其誰
又人列十等國及數圻非夫實心之寀莫就小康之
俗而循吏一傳權輿於司馬春秋五人兆始於南梁
則實惟楚相孫叔敖云相君期思之鄙夫荊楚之下
士推其登進之由投分之始則婉孌之一人膺薦賢
之上賞焉道由於莊王罷朝樊姬立侍牀第一語史
臣書於廟策朝宁三嘆尸臣易其常度人以為南服
之霸非君王之謂樊姬之力也吾以為令尹之進非
虞邱之功掩袖之效也然相君本幼而神靈長而秀

羸殆庶鄰乎亞聖儀表出於齊俗有多能之稱稟元欲之性一日出見岐頭蛇殺而埋之啜其泣矣是無死矣其誰知之母也聖善庸何傷乎子有陰德是知一成而為敦䖢郎以之著號兩首謂之枳妖德因而目戕及其相也四境咸喜一人獨予相君降赤帝之尊聆白冠之語位益高而志下官益大而心小同虎乳之三已凜孤卯之六言四壯戒其疾則稠牝馬之貞一狐怯其温方縫羖羊之鞹利前害後悟圭於蟬翼泉輕幣重利民於蟻鼻迨夫百事具舉精心為政

衡前於軛三年而不知輪[illegible]於梱半歲而自易百金之玦無益而可碎三尺之喙不言而奚事又循僕區之法擇鸞熊之典舉荊尸之政紹封汝之規惟此文德益之武烈詩曰元戎十乘軍志曰先聲奪人盛矣哉勝則河雍之濵封武軍之尸敗則敖鄗之間食嬖人之肉霸業之定由勝算之先與至夫為於一日利及千祀築芍陂濬陽泉淮南王書曰決期思之流以灌雩婁之野皇覽云激雎水之波以作雲夢之澤後有知者楚南大澤之池誰其嗣之廬江萬戶之邑謹

按祀典曰法施於民勞以定國非是之謂乎夫其三仕三黜勤拳於當國十世二世綢繆於家事固知尺帛之暖不遠於生前負薪之困將貽於身後而存資相工之益沒餘伶人之助越禨荆鬼辟一名於寢邱戾罔妬谷環萬禩於封邑君子之澤如將斬於五世廉吏可為行有耆於百代焉廟蓋創於西京之初備於延熹之歲棟宇隳壞則感夢示之兆輪奐聿新則遷秩酬其德迄二千年有舉莫廢知縣謝君慕潘國之政紹魏郡之績方校輿地著士女之志遂覽勝蹟

摹勒

明劉昌謁楚令尹廟詩期思城裏弔遺蹤祠廟深沉
動鼓鐘陰德已聞慈母教餘恩猶啟後人封露提[illegible]
碧連芳草雨鮮沿青上古松讀罷殘碑尋舊蹟[illegible]
春水正溶溶

國朝陳之樫期思楚相祠詩楚相祠堂古蔣鄉漢家[illegible]
倚迴廊衣冠再世傳優孟俎豆千年憶叚光隱[illegible]
墟空寂寞埋蛇舊蹟亦荒涼只今惟有期思水[illegible]
飛鳧遍野塘

陳浦楚相祠詩平陂跡樹期思國野水蒼烟楚想[illegible]
幾見莊王存俎豆終憐優孟假鬚眉居人猶指埋[illegible]
塚過客重尋卧草碑畝畝至今留惠愛功同營[illegible]
人思

製考泉志蟻鼻錢其形上狹下廣背平面凸長七分下濶三分上銳處可濶一分重十二銖面有文如刻鑱不類字不言製自何人工部詩云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正此類也見張志

高氏五節祠

在縣治西南

舊志明嘉靖年間知縣張梯建今廢

統志高氏五節婦俱固始人高希鳳妻劉氏希鳳在遼東為軍所掠不從遂斷腕而死劉罵不絕口亂

兵殺之仲弟藥師奴妻李氏早寡因亂避難高麗洪
武初歸守夫墓誓不再適李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
所殺其妻郭氏自縊死從子塔失丁為父讐誣陷死
其母邢氏妻金氏俱自縊於室一門殉節詔並旌表
明孫原貞高氏五節歌亭亭山上松皚皚雲間雪
為水玉姿萬古同皎潔嗟哉高氏多奇英珠樹三株
森赤城鳳膠無力琴絲斷一抹公絃百感生長婦劉
遠罹兵難逃海頭痛夫見殺罵賊死室家蹀血天為
愁仲婦李青春早寡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避兵塵歸守

夫墳廿沒齒季婦郭良人遇害身無托從容縊死焉
櫪間雙魂得並歸冥漠更憐姪婦全夫遭誣死寃尤
深與姑邢氏義不辱縊同一室遺哀音後先處難傳
奇節貞名曠代難磨滅精衛猶懷填海心杜鵑常滴
無家血宿草寒煙玉骨埋黃麻詔下光泉臺孤芳不
遂風塵改潛德寧隨劫燼灰只今汗簡留遺蹟柏之
芳躅垂金石幽魂化鶴一歸來隴樹蒼蒼山月白